

馮玉祥槍斃李彥青

張守初

曹錕專寵難分難解

李彥青山東省人，父親是北洋官僚張子檀的廚子，當時的廚子為僕人身分，工資不高，不能和現在的廚師相提並論。

李彥青只讀了幾年私塾，十幾歲就到河北省保定府澡堂子（浴室）裡學搓背。他面貌秀麗，經過別人指點，就兼營龍陽副業。當時還沒有三溫暖等類的色情浴室，沒有女性搓背或按摩，搓背的全是男性；大城市澡堂子裡間有男相公（男妓）搓背，供愛好此道者嘗試異味，但是並不很多。

北洋軍閥曹錕民國初年尚任師長，駐防保定，洗澡時指名叫了李彥青搓背，在單間浴室中設有床鋪，玩得很開心。曹錕是出了名的色狼，家有妻妾數人，仍在外面玩女人，尤其是嗜好男色。他和李彥青打得火熱，難解難分，就把他帶回師部充當隨從副官，其實就是在和李某搞同性戀，寵愛集於一身，妻妾都黯然失色。

直（河北省）皖（安徽省）戰爭後，曹錕升任直魯豫三省巡閱使（副使吳佩孚），李彥青水

漲船高，也升為上校副官了。民國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戰爭，直系勝利，十二年曹錕賄選北洋大總統就任後，升任李彥青為總統府收支處長。

龍陽得道令人側目

曹錕初擬內閣名單，張子檀為農林總長（即部長），李彥青的父親去拜候舊主人，適逢張子檀正和幾位要人在打麻將，僕人進入內室報告「李老太爺來拜訪」；張氏也許不知道以前的廚子正是李處長的父親，從牌桌旁站起來走到內室門口，向客廳一看，回頭說：「什麼老太爺！原來是李廚子。」不但不招待，還罵了僕人太多事，擾亂了他打牌的興致。

李老太爺甚為難堪，回到家裡垂頭喪氣，兒子問他見到張氏如何接待，他歎了口氣說：「我從前是他家的下人，現在他還是以下人待我，不但不招待，還罵傳話的人多事；一時做下人，難道說永遠都是下人嗎？」李彥青一聽大為光火，高聲大罵：「張子檀是什麼東西！不識抬舉，居然侮辱父親，我要好好的教訓他。」

過了幾天，曹錕把內閣名單指給李彥青看，

並且問他：「彥青，你有什麼意見？」李拿起筆來，把張子檀的名字勾掉，還說：「這個人不行，他不能做農林總長。」曹錕寵愛李彥青甚於妻妾，言聽計從；「龍陽得道」令人側目，成為北洋曹大總統的裡外紅人，沒有骨氣的官僚政客爭相巴結。

有一次李彥青在某總長家裡打麻將，玩到十點多鐘，某總長的聽差跑進內室來說：「大帥府來電話，說是曹大帥的洗澡水已經燒好了，請李處長趕快回去！」在座的某次長忍不住偷笑；李彥青臉一紅，起身回到帥府。過了幾天，曹大帥下令把某次長免職了，從此龍陽氣焰萬丈，除了吳佩孚之外，誰也不敢惹他了。

民國初年曹錕任陸軍第三師師長時，吳佩孚任該師旅長，曹錕升任直隸（河北省）督軍，吳繼任第三師師長，曹、吳二人結合成為直系。直皖戰後曹任直魯豫三省巡閱使，吳任副使；曹錕賄選北洋大總統，吳佩孚接替直魯豫三省巡閱使。曹錕庸碌，直系功業全靠吳佩孚支撐；李彥青雖然氣焰萬丈，邪不勝正，獨對吳佩孚敬畏而不敢犯。

河南督軍招兵買馬

民國十一年春第一次直奉戰爭前，馮玉祥任陸軍第十一師師長，駐防陝西，奉曹錕、吳佩孚之命參加直奉戰役，勝利後升任河南督軍。他此時已有地盤，自然就有錢糧收入，於是招兵買馬，大肆擴充。按民初陸軍編制：以師為戰略單位（最大單位），全國只有三十幾個師，師長中轄兩個步兵旅，每旅兩團，另有騎兵、炮兵各一團，工兵、輜重兵各一營，師屬衛隊約一連，全師官兵共約一萬五、六千人。

馮玉祥在河南新編了三個混成旅（獨立旅）

，每旅轄步兵二團，騎兵、炮兵各一營，工兵、輜重兵各一連，手槍隊一排，每旅官兵約有六、七千人。從此官兵員額增加一倍多，共約三萬多人，既有河南省田賦及稅收，糧餉自然不成問題。

吳佩孚此時任直魯豫三省巡閱使，虎踞洛陽，正是鼎盛時期；五十壽誕，八方風雨會中州，各地軍政要人齊赴洛陽祝壽。馮玉祥為人矯情厚俗，行爲突出，他送了一罈子清水祝壽，開筵時他對吳氏說：「大帥，我送一罈子好酒，請諸公品嘗！」打開大家一嘗，原來是清水，弄得在場衆人非常尷尬；多虧吳佩孚原是秀才出身，頗知風趣，大笑說：「煥章兄深得我心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卽此之謂也。」雖然如此打圓場，吳佩孚看出了馮玉祥性情乖張，野心太大，難以駕馭；一山難容二虎，報請曹大總統，以明升暗降方式調任馮玉祥爲陸軍檢閱使，並將所部調駐北京南苑。

馮玉祥此時已失去地盤稅收，以萬餘人的糧餉養三萬多人，自然十分窮困；而且武器裝備也不能補充齊全，數度向曹錕請求增加糧餉及補充武器裝備都遭受批駁；以其私自擴充隊伍，公家不予承認也。

檢閱使備禮結金蘭

馮玉祥詭計多端，向來是爲目的不擇手段，他看準了李彥青的利用價值，備了厚禮，登門拜訪。李彥青雖然恃寵得意，紅得發紫，只因身操賤業，不爲正派人士接納；其收支處長爲文官簡任，略等於少將階級，忽然上將檢閱使光臨，自然十分歡喜，親切招待，馮則甘言厚幣，極盡恭維。往來數次，終於交換蘭譜，結爲異姓兄弟。從此稱兄道弟，時常來往，親逾骨肉；他並且在李彥青面前稱讚曹大總統盛德，表示竭誠效忠。曹錕聽了親信李彥青的甜言蜜語，爲義兄說項，就把馮玉祥當做心腹，他所請求增加糧餉，補充武器裝備，一律批准。

首都革命曹錕被囚

民國十三年秋第二次直奉戰爭，吳佩孚在北京四照堂派兵選將，自任討逆軍總司令，兵分三路，馮玉祥爲第三路總司令，統率所部及胡景翼等部隊共約五、六萬人，爲左翼軍，出古北口，指向熱河，攻擊奉軍側背。吳佩孚在山海關指揮第一、二兩路軍，對奉軍正面交戰，任命孫岳爲北京警備司令，統率混成旅（當時孫岳爲混成旅長）及留守部隊，維持後方治安。

吳佩孚素稱剛正，但欠週密，他不知馮、胡、孫三人已有接觸，並經黃郭（膺白）策畫，準備乘機起事，迎接孫中山先生北上，完成南北統一大局；正當直奉兩軍激戰之時，馮玉祥忽然倒戈南返，於十月二十二日夜，由於孫岳開城迎接，不發一彈進入北京城，連夜解除總統府衛隊武裝，把曹錕囚禁在延慶樓。北京城裡人正在酣睡中，鷄犬不驚，馮玉祥已實行了首都革命。

一般人都稱馮玉祥爲「倒戈將軍」，因爲他本非直系，在直系的屋簷下委曲以求生存，不得不表示效忠曹、吳，而懷恨在心，立誓乘機雪恥報仇；所謂「首都革命」是出於報復心理，藉此又可以擴張勢力。筆者認爲這只是第一個原因，另一原因：國父策畫聯合浙江盧永祥、奉天張作霖建立三角聯盟，以推翻直系政權，完成南北統一。同盟會先進黃郛當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（卽部長），奉國父之命暗中連絡馮玉祥、胡景翼及孫岳，策畫首都革命，推翻曹、吳政權，迎接國父北上，未嘗不可以實現南北統一；奈因奉軍入關，張作霖推出段祺瑞任臨時執政，雖然他歡迎國父北上，共商國事，終因與段祺瑞南轅北轍，意見無法溝通，國父抑鬱以終；馮玉祥的部隊改稱國民軍，自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，胡景翼爲副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，孫岳爲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。三軍兵力已擴充到三十多萬，終不敵後來直奉化敵爲友聯合攻擊，以致首都革命成爲泡影，國民軍退到西北。

槍斃把弟脫褲示衆

馮玉祥囚禁曹錕，完全控制北京城後，就派人去捉拿拜把兄弟李彥青。執法人員到達李府，李彥青從容接見，不料來人氣勢汹汹，不由分說就把他綁了起來，李彥青說：

「你們開什麼玩笑？煥章大哥叫我去，我就去，何必如此無禮！」當帶到馮總部時，他就大聲喊叫：「煥章大哥！煥章大哥！這是怎麼回事呀！」

馮玉祥出來接見，並不是慰問，而是高聲責罵：「無恥的下賤小人！靠着××升官發財，爲非做歹，陷害好人，罪不容誅！」此時把弟才知道事態嚴重，跪地哀求：「大哥救我！大哥息怒！你和大總統鬧意見，我們還是好兄弟；我有什麼不對的，你打你罵都可以，何至如此的嚴重！」

馮玉祥盛怒的說：「誰是你的大哥？罪大惡極，哀求也沒有用。」

「命令執法人員說：『脫掉他的褲子，拉出去槍斃！他靠着××得意，就讓他光着××見人。』」

馮玉祥因爲需要利用而巴結曹錕的親信賤人，已經不是光明的作風；此時爲雪恥解恨而槍斃義弟，脫掉褲子陳屍供人展覽，不僅是有傷風化，也太缺德了！馮玉祥一生行爲乖張，愛走偏鋒，什麼不近人情的事他都能做得出來。

最低廉的售價。最熱門的好書

褚問鵑著 花落春猶在

第一、二、三冊出版
合售台幣貳佰壹拾元

名作家褚問鵑女士，浙江嘉興人，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，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，廣東省政府參議，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生動翔實，女性讀者，往往抱書而哭，感人之深，可以想見，要目有：童年的回憶。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山西歷險記。從晉北到故鄉。重到申江更斷腸。撫孤自苦甘零落。空花到眼總無緣。道是無情卻有情。「一二八」烽烟驚客夢。戎馬馳驅十五年。噩耗傳來摧肺肝。西安事變拾零。戰時的訓練工作。湖北的戰時省會。千里奔波探兒病。居然生入玉門關。綠茶紅梅相映生輝。幾時歸夢到江南。南湖烟雨憶當年。解甲歸田成一夢。母子瑣瑣細談別後。廉頗未老氣壯山河。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。全書分裝叁冊合售貳百壹拾元，歡迎購閱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